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十六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欧洲会议》，摘要如下，

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俄国人就一直极力主张举行一次全欧安全与合作会议。经过多年的会谈和争论，还拖着一个并不甘心的美国一起前进，结局终于在望了。东西方最高级会议就要举行了。

这全部作法主要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它将只带来政治义务，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在赫尔辛基签字的这些文件是否有任何真正的价值，还要等会议开过之后由苏联的实际行动来考验。

莫斯科感到高兴，这有明显的理由。莫斯科认为，这次会议是在它正在对付一个怀着敌意的中国的时候，确认了目前的欧洲疆界，稳定了西部阵线。

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获得重要的让步。俄国人同意的原则是，欧洲的疆界可以用和平的协定来改变，西方国家反过来也同意不以武力改变疆界。

“安全”这个词当然是用的不妥当。会议不是直接讨论军事问题的。俄国人对欧洲安全承担的一件小事是，同意在他们的边界一百五十六英里以内进行两万五千人以上的军事演习时要在三周以前通知。但问题是他们没有法律义务这样做。

正是在人权和东西方接触方面西欧人施加了最大的压力。虽然提出的宣言中含糊不清的提法很多，但是它也反映出苏联方面作了一些让步。

也许这次会议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给东欧共产党人带来的好处。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仍然没有忘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他们尤其急于使莫斯科证实“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当然给东欧人以活动的自由也是符合西方利益的。

总之，会议会取得有限的成果，但是只是今后继续努力的基础。重要的事情是，西方不要沉浸在过分的乐观情绪中而放松警惕。俄国人没有放弃他们的政治目标。他们希望诱使西欧认为，苏联的军事威胁再也不存在了，因此再也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了。如果这种战略起作用的话，那对西方来说将是严重的。

【美联社日内瓦七月十九日电】欧洲安全会议今天清晨正式定于七月三十日在赫尔辛基召开三十五国最高级会议。这次最高级会议是要通过谈判代表在这里经过两年多的沉闷乏味的会谈所拟就的缓和宪章。这次最高级会议的日期是由欧洲安全会议的协调委员会于早上二时四十四分最后定下的，出席最高级会议的将有美国总统福特、苏联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其它三

英《新政治家》周刊文章《葡萄牙使勃列日涅夫感到不安》

【本刊讯】英国《新政治家》周刊七月十八日刊登穆拉尔卡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葡萄牙使勃列日涅夫感到不安》，摘要如下：

勃兰特到莫斯科，恰好碰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四十周年，这一巧合是太巧了。七月四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四十周年纪念大会。趁勃兰特在苏联的时候，纪念四十周年，莫斯科就赢得一分。

这一分就在于：一九三五年的代表大会标志着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一个急剧转变。它们不再把社会民主党人当作法西斯分子，而是开始认真对待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通过纪念这次代表大会，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就突出表明了苏联目前的方针，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学习彼此合作，而不要彼此为敌。而要表明这一点，还有那个对象会比勃兰特先生更合适呢？勃兰特是战后时期最杰出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况且还是一个德国人。

勃列日涅夫隆重接待勃兰

特，乍一看这是对勃兰特当年被迫下台的种种原委表示个人歉意的一种姿态。俄国人坚持说，他们对于把纪尧姆——目前正在西德受审判的间谍——安插在勃兰特身边一事，是一无所知的，由于这一事件，他们确实对东德人很生气。但是，首先，勃兰特仍然是缓和的实用性的关键：克里姆林宫认为，如果没有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就不会有苏美蜜月的盛欢。苏联现在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葡萄牙的局势。俄国人觉得，葡萄牙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所爆发的几乎不可调和的冲突，可能给欧洲造成持久的损害。

在公开的态度上，莫斯科是支持葡萄牙共产党人的，但是对于葡萄牙共产党的策略是有很大的保留的。这种策略就是依靠军人，以便取得更多的权力，其程度要超出他们所获得的公众的支持。这里争辩说，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库尼亚尔不是傻瓜，他知道怎么做，能够最好地判断当地的局

势。但是，正象勃兰特尖锐指出的，如果在葡萄牙居于多数地位的社会民主党被别人用无耻的手段剥夺了权力，那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就不可能成为一项有吸引力的建议。他希望俄国人要求葡萄牙共产党人野心小一点，更通情达理一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目前的局势下，莫斯科即使有此愿望，也未必有办法迫使库尼亚尔改变他的路线。

葡萄牙问题正在从边缘进入欧洲共产党与中左政党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中心。在西德，共产党人不是重要的，但是西德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切，而他们决定对这一局势作出何种反应，勃兰特是可以起重大作用的。

莫斯科热烈希望，即使葡萄牙的事情弄别扭了，勃兰特也可以阻止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恶化。他们的论点是：如果葡萄牙的事态使得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两个集团之间发生激烈的政治战，那么，欧洲的缓和就不能长久。

日报报道《动摇“世界谷物市场”的苏联》

说日农林省认为苏粮食歉收的严重性可能超过预料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七月十二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动摇“世界谷物市场”的苏联》，摘要如下：

今年苏联干旱，五月中旬以来，“伏尔加河沿岸和哈萨克的降雨量很少，误了春麦播种

农时”。外电的这一报道，开始引起世界的注意，此后不久，苏联对外贸易公司的三名副总经理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在那里长期逗留，这就使这种传说更加蔓延开来。

从日本气象厅获悉的苏联东南部气象数值

来看，据说伏尔加河中、下游、乌克兰东南部、北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等受灾地区四月份以后的情况“与一九七二年干旱时的情景一模一样”，真是处于“旱得冒烟的状态”。

塔什干、舍甫琴科堡和奥伦堡等地，六月份的降雨量只有一、二毫米乃至零。与七二年大为不同的是，这次受灾只是春小麦，在同一个时候，别的农场收割的冬小麦却是平安无事的。

随着消息的增多，农林省和贸易公司人士正在提高警惕，认为“严重性可能超乎预料”。一家有影响的贸易公司认为：一、开始进口的时期意外地早；二、苏联从印度购买了大量棉花；三、苏联以政府方式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进口豆类的合同。由此看来，苏联受

灾面积是相当大的，品种除小麦以外，也涉及到大麦、豆类、高粱、牧草、葵花籽、马铃薯和棉花，这将给农产品市场带来复杂的影响。

关于把旱灾考虑在内的对今年产量的估计，有的说“为一亿九千五百万吨”（美国农业部），有的说“为一亿八千万吨至一亿九千万吨”（东欧驻苏使领馆人士）。今年苏联谷物生产指标为二亿一千五百七十万吨，如果采取了使用了宇宙卫星等工具的美国农业部的说法，今年的产量高于七二年的产量（一亿六千八百二十万吨），但要比今年谷物需要量（二亿零五百万吨）少一千万吨。这就产生了“要进口一千万吨的说法”。

但是，美国的一家贸易公司却取“一千二百万吨至一千五百万吨”的说法。这意味着，明年苏联即使是平年，也将遗留下相当一部分的创伤。并且，与旱灾相反，东欧多瑙河沿岸国家目前正为严重的水灾所苦恼。

欧安会正式决定本月三十日举行首脑会议

【美联社日内瓦七月十九日电】

欧洲安全会议今天清晨正式定于七月三十日在赫尔辛基召开三十五国最高级会议。这次最高级会议是要通过谈判代表在这里经过两年多的沉闷乏味的会谈所拟就的缓和宪章。这次最高级会议的日期是由欧洲安全会议的协调委员会于早上二时四十四分最后定下的，出席最高级会议的将有美国总统福特、苏联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其它三

十三个国家的领袖。当主持会议的瑞士大使宾德一舍德勒在协调委员会为自己确定的最后限期十八日午夜过后几乎三小时宣布这一决定时，大多数代表都报之以鼓掌。

之所以迟迟作出决定，是因为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对于在欧洲各地举行的大规模演习提前发出通知以在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这一

抵触的要求，而使会议陷于危急的僵局。

随着会议长时间地拖下去，不断吸烟的疲惫的代表们有时看上去是忧郁的。有的人在休息室里踱来踱去，另有些人则坐在咖啡桌旁就最新的折衷方案进行讨价还价。

主会议厅的钟已指着午夜十一点三刻，瑞士代表仍在主持会议，尽管他的轮流一天的主持会议权利已经完结。

一位荷兰代表起立问道，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为什么瑞士还在主持会议。苏联大使怒冲冲地打断说，“重要的不是时钟上的时间，而是政治时间。”

塞浦路斯问题是谈判的最后一道障碍。代表们已完成了一百多页的文件，其中内容繁多，从关于参加国之间未来关系的“十项原则”，直到关于军事缓和、经济合作和改进人民之间接触的各种文件。

葡萄牙社会党在波尔图举行七万人大会

苏亚雷斯在会上谴责葡共。葡共三个地方总部被捣毁。戈麦斯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磋商。军方宣布军队处于戒备状态

【美联社波尔图七月十九日电】社会党领导人苏亚雷斯挫败了共产党关于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他举行集会的威胁。他今晚使七万人聚集在这里的足球场，并对他们说，“我们准备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和保卫自由”。

苏亚雷斯说：“共产党从事极权主义的冒险。他们设法把独裁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说，不行，不行，不行。”群众拥挤在足球场，有些人进入了足球场场地。他们站立起来，以震耳欲聋的喊声不断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这是自从这个政权在十五个月前成立以来举行的最大和最热烈的政治示威。

苏亚雷斯追述他由于与军事统治者发生分歧而使他的党退出政府。他说：“现在是向武装部队运动提出下列问题的时候了：它将在多数人支持下进行统治呢，还是在反对多数人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德新社里斯本七月十八日电】葡萄牙保安部队、大陆作战司令部今晚发表声明，禁止共产党设置路障，这显然是为了消除在社会党

星期六晚上在里斯本举行群众大会时预料会出现的爆炸性局势。

这个声明是在今晚在总统府举行紧急会议以后发表的，参加会议的有国家元首戈麦斯、代总理贡萨尔维斯、大陆作战司令部司令德卡瓦略以及陆军参谋长和革命委员会、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

据大陆作战司令部的公报说，将禁止社会党举行大会，但禁止共产党设置路障来阻止示威者进入里斯本。公报明确地称社会党是“非反动派”。同时，社会党今晚在波尔图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没有发生事件，示威到很晚的时候才结束。

【法新社里斯本七月十八日电】来自波尔图的消息说，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为了制止社会党战斗分子向该市进军而在东路易斯桥上设置的路障受到公众的攻击。双方今天开始了基层宣传运动，其焦点显然是在波尔图。

另一个事态发展是，大陆作战司令部今晚发表声明，禁止共产党设置路障，这显然是为了消除在社会党

组运动成员将予以释放。约有四十人仍在狱中。

【美联社里斯本七月十八日电】由于暴徒袭击两个城市的共产党总部以及社会党人在另一个城市举行集会，葡萄牙军队今天处于戒备状态。同时，军方温和派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亲共产党的贡萨尔维斯总理下台。

军事保安部队——大陆作战司令部——警告说，它可能使用“它的武装力量”来对付“外国反革命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

共产党用类似的语言号召支持它的人上街对付“反革命的反动派”。

在保守的北方，成千上万的社会党人星期五晚涌向波尔图进行示威，反对统治这个国家

的左派武装力量。

星期五清早，愤怒的群众袭击了洛里尼亚和卡达伍尔的共产党总部，这两个镇在里斯本北部约五十英里。群众洗劫了办公室，在街上烧掉了书籍和档案。

得到军方任命的市委员会支持的总工会号召工人提前离开工作岗位，以便参加一次反示威。下午，两股对立的示威队伍的广播车在波尔图交叉往来、拉拢支持者。在马托西尼奥斯港口区，一群愤怒的渔民包围了共产党的一辆卡车，警察不得不进行干预来帮助那辆卡车上的人员。

【法新社里斯本七月十八日电】这里有消息说，在北部港口城市波尔图附近阿韦罗的共产党办公处今天傍晚被示威者洗劫。

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说

葡军方必须对社会党退出政府负责

【德新社波恩七月十四日电】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今天说，不管今后在葡萄牙会发生什么事情，执政的武装部队运动现在都必须对所发生的事情负全部责任。勃兰特在一份声明中说，社会党人退出里斯本内阁一事明确表明，葡萄牙的国内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他表示，军方必须对这种行动所带来的后果负全部责任。但他仍然支持西德向

葡萄牙提供经济援助。

但他说，应该向武装部队运动领导人明确表明，人们仍然很认真地对待他们对建立一种民主制度所承担的基本义务。

美苏河水泛滥

【美联社纽约七月十五日电】由于连续下了三天暴雨，十四日，美国东北部地区大小河流泛滥成灾，河水溢过河岸，淹没公路和房屋，相信有四个人被淹死。美国中西部也遭到雨水和强风的袭击。

【法新社莫斯科七月十五日电】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十四

日晚报道说，在苏联西伯利亚西部，由于暴雨和溶雪，使奥比河河水满溢，泛滥的河水淹没了河流两岸几百平方公里的地区，并使长达一千二百公里的公路不能通车。

日《读卖新闻》驻苏记者报道

《苏联为对南北朝鲜的外交而苦思焦虑，目前采取静观姿态》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小岛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苏联为对南北朝鲜的外交而苦思焦虑，目前采取静观姿态》，摘要如下：

对于前不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访问中国一事，苏联没有作任何正式评论，但是，对于金主席首先把访问的第一站选为北京，苏联无疑地正在以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注视着。

在金主席访问北京

以后两个月的今天，莫斯科的外交人士中仍然有这样一种疑问，就是金主席访问中国后，为什么不访问苏联呢？

在此间的外交人士中，很广泛地流传着这样一种传说：“金日成主席希望访问苏联，但苏联方面拒绝了。”这种传说的“根据”是说苏联照顾同美国的关系。据推测，苏联认为时机不好，就是说，当美国在印度支那受到沉痛的打击，如果邀请金主席访问莫斯科，更会刺激美国。

这种推测之所以带有真实性就是由于有这样一个事实，即越南战争以后，美国高呼要保卫留下的亚洲堡垒韩国，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甚至暗示可以使用核武器。

在美国对朝鲜问题采取这样强硬姿态的时候，如果接受金主席访问苏联，大声强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即使不那样也会给美苏关系带来坏的影响。作这样的判断也不奇怪。

从苏联和韩国的关

格韦茨曼报道《缓和的含糊不清之处》：
美苏尽管在空间对接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有分歧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十八日刊登格韦茨曼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缓和的含糊不清之处：美国同苏联尽管在空间对接，但看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有分歧》，摘要如下：

“阿波罗号”和“联盟号”今天成功地联接使人清楚地看出苏美关系是含糊不清的。这件事强调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可以把它们的军事—工业力量用于合作而不是对抗，但这件事还指出，尽管搞缓和，但在大部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上仍然没有这种合作。

不信任的情绪没有消失。二十年来进行了多次交流和最高级会议，并签订了几十项协议，但是并没有使不信任苏联的情绪消失，看来在大部分美国社会中，从白宫一直到普通人，都仍然抱有这种不信任情绪。美国人没有欢呼向俄国销售大笔谷物的交易，却担心其中存在要使消费者破产的某种阴谋。

甚至一些重要的协议也因怀疑情绪而受到损害。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使两国在防御导弹方面节省了成亿美元的经费，但是一些批评的人攻击这个协议，他们认为苏联在设法进行欺骗。

虽然基辛格国务卿由于担心核战争而大力为改善对苏关系的政策辩解，但是连基辛格也抱有人所共知的不信任俄国人的情绪。

苏联的社会已经改变了。西方的思想现在比以前广泛地传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现在是一个开放得多的社会；对西方技术的探求已迫使克里姆林宫在许多方面同外界相适应。

电视实况转播的“阿波罗—联盟”联合飞行，肯定是那些希望使俄国人“自由化”的美国人早就想往的事态发展。而且看来肯定的是，由于进行这样一种大肆宣扬的合作，苏联领导要激烈改变它的政策而转向使紧张关系加剧的政策就比较为困难了。

日晚报报道说，在苏联西伯利亚西部，由于暴雨和溶雪，使奥比河河水满溢，泛滥的河水淹没了河流两岸几百平方公里的地区，并使长达一千二百公里的公路不能通车。

系来看，由于邀请韩国选手团参加莫斯科国际学生运动会（七三年八月），两国关系接近的传说曾流传一时，但是，苏联对朴政权仍然采取严厉态度。如果考虑到同还不能肯定其稳定程度的韩国建立关系是否有利，那么，目前不利因素甚多，苏联开始改善同韩国的关系的可能性大概是不可想象的。

归根到底，苏联一方面同北朝鲜保持现在这种水平的“正常但不是很正常”（外交人士语）的关系，另一方面注视韩国国内的动向。此间的强烈的看法认为这是苏联当前的基本路线。

塔斯社播发苏报评论员文章称

葡萄牙社会党“成了当前危机的制造者”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八日电】《苏维埃俄罗斯报》国际问题评论员阿·克拉西科夫写道：“葡萄牙的政局再次激化。原先那种形式的执政联盟已不复存在。革命委员会详细讨论了与国内局势有关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成员应有所改变。”

评论员指出，“最高革命权力机关的决议，是对前执政联盟的

两个政党——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向它提出的挑衅的回答。这两个党已把自己的代表从政府中撤回，从而强调表明，它们不同意政府采取的方针为葡萄牙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创造条件的政策。”

“社会党成了当前危机的实际制造者，它打算分裂武装部队运动，然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

葡外长抵意大利访问

【安莎社罗马七月十七日电】葡萄牙外长安图内斯在意大利驻里斯本大使阿尔维拉陪同下，于今天上午到达罗马，开始进行两天的正式访问。安图内斯在访问期间，将与意大利外长阿马托举行会谈，并将在下午与葡萄牙驻意大使举行会谈。安图内斯在访问期间，还将与葡萄牙驻意大使举行会谈，并将在下午与葡萄牙驻意大使举行会谈。

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访问埃及

萨达特同哈立德十八日举行了首次会谈并观看了埃海军演习

【路透社开罗七月十六日电】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今天在到达这里时受到数以千计埃及欢呼人群的热烈欢迎，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同萨达特总统举行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会谈。

预料两位领导人在哈立德国王五天访问期间，将讨论是继续坚持和平解决中东危机的做法，还是谋求其他方式解决危机，以及如何加强阿拉伯的团结。

【中东社亚历山大七月十八日电】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首次正式会谈今天上午在这里开始。会谈是在蒂恩角宫举行的。

【德新社开罗七月十八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今天下午检阅了埃及海军在亚历山大附近的地中海海岸举行的长达四小时的阅兵式和演习实况。

两位阿拉伯领导人最初在总统的《自由号》船上观看了参加一九七三年战争和参加封锁红海人口处的曼德海峡的埃及海军象征性部队的阅兵式。它们包括鱼雷、炮舰、导弹舰艇、驱逐舰、扫雷艇、部队运输舰和潜水艇。

他们还看到了一次演习的实况：导弹舰艇对准一个目标开火，驱逐舰击退了一次空袭，并且在空军中队的帮助下击毁了一艘敌人的潜水艇。

两位首脑早些时候主持了一次包括他们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助手在内的全体会议。

【中东社开罗七月十八日电】昨天出版的《金字塔报》说，在海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时，埃及的海市蜃楼式飞机首次出现在地中海上空。萨达特总统和哈立德国王观看了这次演习。

英国《泰晤士报》文章
《阿富汗为什么能使俄国人受它的摆弄》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七月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阿富汗为什么能使俄国人受它的摆弄》，摘要如下：

两年前的今天阿富汗发生了一场革命。国王被赶下了台，宣布实行共和政体。阿富汗电台说，国家将出现新的曙光，以前的懒惰和腐败情况宣告结束。还答应实行改革。阿富汗将真正进入二十世纪。

西方报刊有极好的材料作为依据来报道令人惊恐的消息：又有一个国家落入了苏联的轨道。就在发生暴动的前几天，苏联大使取消了离开阿富汗的计划。受苏联训练的一批官员（他们的名字是不公开的）的一个中央委员会据说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苏联马上承认了新政权。两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好象都是很遥远的事了。阿富汗奉行的

使一个强大的邻国反对另一个强大的邻国这种复杂而又成功的政策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苏联虽然继续在训练阿富汗军队，但它的影响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要说的话，苏联倒确实比以往更受阿富汗摆弄了。苏联石油仍然一桶桶地通过奥克斯斯河运入阿富汗，其价格大致同石油危机前相似。其他国家哪个能做到这一点？

阿富汗是一贯使各邻国相互闹翻的。在十九世纪，这个国家得以继续作为俄国与英帝国之间的一个陈腐的缓冲国。在冷战年代里，阿富汗人十分巧妙地挑动大国相争。

阿富汗从各方面得到了援助。用外国的钱修建了公路、水坝、机场和学校，但这一切几乎不起任何作用。阿富汗使自己成了提供援助国的一场恶梦。不仅那些援助看来对提供援助的

国家不起什么影响，而且那些计划本身在很多情况下证明是累赘、无用的东西。

在赫尔曼德河谷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水坝来扩大这个河谷的灌溉和提高肥力之后，那里的收成却一步步下降。花了大量的钱修建的坎大哈机场看来很大，实际上却没有利用。

阿富汗人现在仍在玩弄同样的把戏。阿拉伯各国已同意提供总计十亿美元的款额，伊朗又给二十亿。已经给了五亿美元的苏联，已表示愿意再给钱，并让阿富汗缓期偿还。阿富汗人已显示出没有什么能力来利用这些巨额款项。它仍是联合国所列的最穷国家名单上倒数第五个国家。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外国答应提供的几十亿美元中，很少有几个钱会用在有成效的用途上。

阿富汗的人口是由

几个民族汇合而成的，而这几个民族的血统源自它边界以外的地方。统治的阶层主要是普什图人，英国人在阿富汗的西北边境曾同这个民族打了好多年。约有一半的普什图人居住在边境以外到巴基斯坦境内了。大多数其他阿富汗人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所有这些民族都有许多人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几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内。

穆罕默德·达乌德做得最成功的事情在于同巴基斯坦就西北边境省的普什图人的问题发生冲突。阿富汗人并不足够强大，他们军事上的供应者苏联，也没有足够的热情允许在亚洲边界上真的发生混乱。在达乌德的领导下，阿富汗很可能仍然是贫穷、内向、风景如画和落后的国家。要打破现状（这种现状对也许除了那些占阿富汗人民的大多数的贫穷的苦命人外的任何人都是很适宜的）靠宫廷政变是不够的。

萨达特致函苏联再次建议开埃苏最高级会议

德新社报道埃一法律教授撰文提出埃有根据拒付欠苏债款

【阿拉伯通讯社贝鲁特七月十八日电】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埃及总统萨达特七月十五日致苏联领导人一封重要信件。这封用特别亲切和热烈的字眼写的信件对开罗和莫斯科之间的双边关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这将在两国关系上掀开新的一页，而这种关系曾恶化到几乎破裂的程度。

埃及国家元首在信中再一次建议在最近期间举行一次埃及—苏联最高级会议来研究双边关系和决定关系的命运。萨达特总统是在看到苏联的态度有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变化之后才主动写信给勃列日涅夫的，特别是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波恩会谈失败使他醒悟之后。

关于萨达特总统发现的苏联态度的“令人鼓舞的变化”，是在于苏联准备对埃及债务的解决给予方便。同样，萨达特总统惊喜地看到，苏联最近恢复了埃及很久以前就要求的替换武器的供应。

【德新社开罗七月十八日电】《金字塔报》今天说，如果埃及发现俄国人迟迟不向埃及供应零件和弹药，埃及可能不偿还由于过去多年内购买大量武器而应还苏联的几十亿美元的债务。

穆拉德博士写的文章说，埃及现在不能象纳赛尔所做的那样，推迟偿还它欠莫斯科的债务，若是俄国人继续顽固地拒绝埃及重新安排这些债务的合法要求。

穆拉德——他是艾因沙姆斯大学的法律和政治科学教授——说，不严格遵守继续供应弹药和零件使坦克、大炮、导弹基地和工厂用于生产的机械变成一堆废铜烂铁，这就使对方有权拒绝付款。

苏《真理报》指责埃及报刊“散布反苏情绪”

谬的前提，即：似乎至今还不清楚，谁是国际舞台上的朋友，谁对埃及和整个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持敌对立场并怂恿侵略者。例如，这样一种说法有何价值，即“埃及为了保持其自由意志已经开始同两股势力作斗争：美国的影响和苏联的影响”。

作者显然同现实不合拍，因为，埃及人民

清楚懂得，苏联过去和现在在埃及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反击以色列侵略斗争中都始终不渝地积极帮助他们以及其他阿拉伯人民。

《真理报》指出开罗《消息报》上的谣言：说什么利比亚首领卡扎菲“已同意苏联借助于军事基地和武力占领利比亚”。《真理报》写道，同样令人吃

他还说，埃及要求苏联为它向苏联地中海舰队提供的方便付款，并从埃及债务总额中扣除这些款项的时候到了。

此间的观察家们指出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因为它出现于萨达特总统星期三为纪念七月二十三日革命发表重要讲话之前。

埃报说埃财长将赴苏

【法新社开罗七月十七日电】《共和国报》今天报道，财政部长艾哈迈德·阿布·伊斯梅尔今后几天内将飞往莫斯科讨论关于埃苏之间偿还埃及债务的争论问题。

这个争论被看作是埃苏关系目前冷淡的主要原因之一。

惊的是，有人一个劲儿地重复已遭反驳的消息，说是最近将向利比亚运送数量惊人的苏联武器。

该报提请注意，“在凭空捏造这种谣言的同时，还硬说什么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刁难埃及。说是苏联拒绝向开罗提供那些乐意出售给其他国家的东西，几乎是使埃及人在以色列侵略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

【本刊讯】《中肯国际》双周刊七月十二日刊登一篇题为《苏联威胁要推翻阿明》的文章，摘要如下：

据在布拉格和东柏林的外交人士传出的消息说，克里姆林宫已决定，它将不再“保护”阿明。

《中肯》驻东欧的记者说，克里姆林宫现在认为阿明太不稳定和可靠，无法在人们称之为的大力推进苏联在非洲的目标的努力中继续发挥他的作用。

同时，在乌干达军队的领导层中，没有人企图向苏联专家隐瞒这样的情况：大规模提供现代化武器可能造成东非产生爆炸性局势——这是俄国目前不希望看到的一件事，当乌干达军队现在完全根据阿明的奇怪的想法行事时，俄国肯定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苏联技术人员认为，阿明可能试图欺骗莫斯科。

来自科纳克里、布拉柴维尔和摩加迪沙的消息据说已促使莫斯科注意阿明同北京的一个秘密协议。

外交官说，在布拉格，正在认真考虑一次组织良好的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这样的政变将由克里姆林宫批准，由现在在乌干达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指导。其明显的目的将是“援助乌干达建立一个强大和稳定的政权”。

消息说，克里姆林宫将主张在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期间搞反阿明的政变。然后在坎帕拉参加会议的非洲国家元首将面对着既成事实，并且“实际上将立即被迫承认新政权以防止非洲统一组织阵线的分裂”。

《真理报》写道，在这里我们显然不是遇到偶然的讹传，而是别有用心地企图把千百万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公民引入歧途、歪曲苏联的近东政策，进而在阿拉伯人中散布反苏

情绪。

历史经验表明，破坏同苏联的合作，只能削弱阿拉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公正解决近东冲突这一方面的地位，使阿拉伯进步力量受到打击。

文《中肯国际》章《苏联威胁要推翻阿明》

《首相就日美首脑会谈确定方针
将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反对霸权》

首相就日美首脑会谈确定方针
将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反对霸权

《首相就日美首脑会谈确定方针》